



栀子,别名黄栀子、山栀、白蟾,是茜草科植物栀子的果实,栀子的果实是传统中药。属卫生部颁布的第1批药食两用资源,具有护肝、利胆、降压、镇静、止血、消肿等作用。在中医临床常用于治疗黄疸型肝炎、扭挫伤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症。



《得配本草》总结出“上焦、中焦连壳，下焦去壳，泻火生用，止血炒黑，内热用仁，表热用皮”的使用原则。还有“淋症童便炒，退虚热盐水炒，劫心胃火痛姜汁炒”等用法。古人的一些经验濒临失传。如历史上张仲景所用栀子方子中均为生品，功在清热泻火；朱丹溪治胃脘灼痛，用炒焦山栀子七至九枚水煎服，另加生姜汁；李中梓认为，皮走肌肤之热，仁去心胸之热等。但今已不细明，一概用“炒栀子”或“栀子”了事。



性味苦，寒。入心、肝、肺、胃经。清热，泻火，凉血。治热病虚烦不眠，黄疸，淋病，消渴，目赤，咽痛，吐血，衄血，血痢，尿血，热毒疮疡，扭伤肿痛。



《濒湖集简方》治折伤肿痛：梔子、白面同捣，涂之。
《救急方》治烧伤：梔子末和鸡子清浓扫之。



梔子清三焦火，上能清心肺热，中能清肝胆脾胃热，下能清膀胱水府热，又能引众热下归水道，使浊火下排，不上炎上扰，自然神明清静，身心和调。

刘渡舟讲故事:梔子柏皮汤的大效用

我以前对梔子柏皮汤有点儿看不起它，我也不用它。虽然也想，也背，但是没用过。有一年，我给人家治病，十几岁的男孩，就是得肝炎，黄疸指数很高，时间长了，很危险，黄疸总退不下去，在传染病医院住，找我会诊。中医一看还是湿热发黄，是热象，还应该开茵陈蒿汤。一看，人家西医同志都是注射的药，大黄注射液，茵梔黄，也用过了，再重复就没有意思，可能也治不好。怎么办？还是有热，大便还有点儿拉稀，胃口也不太好，但还有热，底下有湿热，舌苔还发黄，心里还发烦，更主要的是有一个特殊的症状，大家注意，两个脚丫子发热，睡觉两个脚丫子伸到被子外面去，两足发热。我想来想去，这怎么办？茵陈蒿汤不能用，开个梔子柏皮汤，黄柏能够治肾热，脚丫子热恐怕下焦还有热，甘草还能和中健脾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儿，就是被迫的，没有招儿想出来这么个招儿，我就开了这三味药。那儿有个崔大夫，是西学中的，问：“刘老师，你就开这三味药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梔子柏皮汤，是张仲景的方子。”这个方子可就特灵，吃了黄疸直下。从这以后，我才认识梔子柏皮汤。

为什么张仲景有发汗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、泻下的茵陈蒿汤，还来个栀子柏皮汤干什么？它是三纲，有汗法、有下法、有清法。

凡是湿热发黄，用过茵陈蒿汤，黄疸下不来，脾胃还不太好，阴分有伏热，手心发热，五心烦躁，这时候栀子柏皮汤就效果特好。

我以后就不止用了一次，用了好几次，千万不要轻视这三味药。茵陈蒿汤是茵陈、栀子、大黄，栀子柏皮汤是栀子、柏皮和甘草，一个是上焦的，一个是中焦的，一个是下焦的，黄柏是下焦的，还点儿滋阴的性质，滋阴清热，泻相火，栀子能够清心火，一个泻心，一个泻肾，都还有燥湿、清热利湿的作用，这里加上一个补中焦之虚的甘草，这样既能佐制栀子、黄柏的苦寒伤正的不利方面。另外，甘草的确还是扶正的药，还有补脾胃的作用。所以黄疸，肝炎病到了慢性阶段，时间比较长，正气有点儿虚衰了，这时还属于湿热发黄，不属于寒湿发黄，用栀子柏皮汤。这个方子是很好，可以补充茵陈蒿汤的不足。

郝万山——著名中医大家，研究伤寒论圭臬级的学者。从事健康教育35年，推出30余部学术著作，并在全国进行了600多场演讲，足迹遍布29个省市和港台地区。郝万山以医者的专业和学者的睿智，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，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
三十年前，我在东直门医院做住院医师。我总觉着自己开的方子疗效不好，就向领导申请，自己不看病，给老大夫们抄方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东直门医院的老前辈，我都给他们抄过方。

有一天我给宋孝志老师抄方，来了一个过敏性哮喘的病人。他的哮喘每年五一节开始发作，国庆节结束就好。冬天不发作，夏天发作。五一到十一这段急性发作期，就用一些西医西药来控制。也用中药，也可以控制急性发作，但始终不能除根。所以这样反复发作大概有两三年的历史。

宋老问：“这个病怎么得的？”

原来这小伙子是通县农民，三年前五一劳动节游行的时候。一大早，从通县步行到天安门广场。大概头天晚上十一点就开始集合，零点就开始走，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他又热又累又渴。那时候五一节北京是很热的。一到大游行的时候，长安街两侧和天安门广场就临时装许多自来水管子。这年轻人又热又累又渴，就咕咚咕咚地喝了很多自来水管里的凉水，还吃了自带的凉油饼。结果，游行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喘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年五一节开始喘，喘到国庆节为止。

宋老问完病情之后，看了舌象和脉象，给他开了个方，三个药：栀子15克，焦山栀15克，淡豆豉15克。病人拿到这个方子之后说：“大夫，我在你们医院看了两三年病了，从来没有大夫给我开这么少的药，这行吗？我可喘得很厉害。”我们宋老说话从来不过头，说：“你去试试吧，你去试试吧。”开了七付。病人去了。我却心生疑惑：“宋老，栀子豆豉汤在《伤寒论》里是治疗热扰胸膈证的，它是治疗心烦的，这两个药它不治喘。”宋老未置可否。

一周后，病人来了：“大夫，吃了您这个药呢，喘还是喘，但是，我觉着心里痛快了。”他之前没说心烦，只说胸闷憋气。“我觉得心里痛快一点了，好像憋气程度比较轻了，而且喘的程度也轻了，过去我每次喘都要喷药，现在可以不喷，忍一会儿就过去了。”连吃两周后这个病人不再来了。到底效果怎么样，我也不清楚。大概又隔了两年左右，我在医院走廊里碰见了这个人，我对他印象深刻，因为用三个药来治喘让我觉得好奇。

“你不是那年喘的那个人吗，你的喘怎么样了？”“我的喘好了。”我说：“谁给你治好的？”“就是那个宋老师，就那七包茶叶。我后来没再找你们看，觉着吃这个药很好，就没再进城，在我们当地抄方，就是这个方子，我前前后后吃了两个半月，从此就不再喘了。你看今年又过了一个夏天，我还是没有喘。”

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宋老，“宋老，记得咱们俩两年前看的那个哮喘病人吗？若是我，绝对用许多宣肺平喘的药，您用栀子豆豉汤治好了哮喘，怎么就用一个栀子和豆豉来清宣胸中的郁热呀？”

宋老说：“栀子豆豉汤确实没有治喘的记载，可是，栀子豆豉汤治疗什么呢？它是治疗郁热留扰胸膈的。郁热留扰胸膈如果可以热扰心神产生心烦，那么郁热扰肺就可以生成喘，对吧？那个病人是怎么造成这个病？他原来不喘，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的时候喝了大量的凉水，吃了大量的冷食，就把热郁在胸膈了，不过他表现不是烦而是喘。我们要想清除胸膈中的郁热，宣泄只能用栀子豆豉汤。”你看，这就是抓病因用方。这些思路从哪来的？从《伤寒论》啊！

栀子豆豉汤是经典名方，出自于《伤寒论》，主治外感热病，身热懊恼，心烦不眠，胸闷不舒，胃病，见胃胀满不舒，不欲饮食，小儿夜啼。现代医学常用于治疗：感冒、上呼吸道感染、急性支气管炎、淋巴结肿大、扁桃腺炎、咽喉炎、食道炎、胃窦炎、胆囊炎、病毒性心肌炎、散发性脑炎、神经官能症、鼻衄等……



朱丹溪说，栀子大能降火，从小便泄去。所以这栀子清三焦火，上能清心肺热，中能清肝胆脾胃热，下能清膀胱水府热，又能引众热下归水道，使浊火下排，不上炎上扰，自然神明清静，身心和调。



生栀子与炒栀子都具有相同的成分，只是炮制的方式方法不同。生栀子苦寒，有泻火解毒、利胆退黄的功效，而炒栀子经过了炒制的工序，缓解了栀子的寒性，有清热除烦、凉血止血的功效。



焦栀子和炒栀子都是栀子的成分,炮制不同而已,焦栀子和炒栀子的功效基本相同,都能入血分. 都有凉血止血的功效. 只是焦栀子的功效稍强些. 如果没有焦栀子是可以炒栀子替换的. 两者是同一种中药,但是炮制方法不同,在中药里面不同炮制方法会有不同的功效或者偏重,生栀子清热泻火,外用凉血消肿,多用于治内热;焦栀子可以止血,一般不要随便换用



